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

沈冬梅 著

(修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

沈冬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 / 沈冬梅著. — 修订本.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474 - 6

I. ①茶… II. ①沈… III. ①茶叶—文化—中国—宋代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200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安 芳
特约编辑 纪 宏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论

物质是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础，但物质之于精神的意义又不仅局限于此。某些特定的物质，在适当的社会历史机缘下，自身也进入了精神文化的领域，成为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特性的文化现象。茶便是这样的一种物质。茶在为人类提供物质消费与享受的同时，又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触发了一系列的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诸多方面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它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民俗、艺术之间的关系至为深切，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饮食生人，饮料在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居常备用日常饮料，由来已久，周秦都置有专管饮料的官员^①，唯其称汤、称浆、称羹而已。《诗经·小雅·大东》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浆”；《孟子·告子上》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列子·黄帝》曰：“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无多余之赢”。所说浆、汤、羹等，或是开水，或是极薄的酒，或是类似于菜汤之类的饮料。

虽然相传茶早在神农的时候就被发现和利用，虽然《诗经》中有多篇诗什提及“荼”字，但是由于早期的荼字借用茶字，荼之义与野菜、茅花等共字，研究者对于《诗经》及《周礼》中的荼字是否即是指茶有着截然相反两种观点。

较为明确地相称为茶饮的记载迟至汉代才见到，西汉王褒写于宣帝神爵三年（前59）的《僮约》中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净）具”语，

^① 见《周礼·天官冢宰上·浆人》：“浆人，奄五人，女浆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周礼·天官冢宰上·浆人》：“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酒府。”《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

表明茶已进入饮食，而1990年在浙江湖州一座东汉晚期墓中发现的一只完整的青瓷贮茶瓮，肩部有一“茶”字^①，则为茶饮的实物证据。只是这一时期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茶饮都是由茶叶夹煮他物而成的一种混合型饮料，如三国魏时的《广雅》云：“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②唐代以后，饮茶的地区渐次遍及全国，唐玄宗之前还出现了专门指称茶叶的专用字“茶”，因而被收入唐玄宗作序的字书《开元文字音义》中，但此后很长时间，人们还是茶、茶并用^③。直到公元764年以后陆羽撰写《茶经》，专用茶字，并大力提倡除盐以外不加任何其他物品的较为单纯的茶饮之后，茶才得以渐渐以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清纯的身影长驻我们的生活。

从唐中后期开始，茶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曾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说法^④。宋朝建立不久，便因为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诏令建州北苑规模龙凤专造贡茶，渐渐形成了一套空前绝后的贡茶规制。宋代社会各阶层上自帝王下至乞丐无不饮茶，即如时人李觏所说：“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⑤作为一种日常消费物品，茶在宋代民众日常生活中变得不可或缺：“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⑥正如王安石在《议茶法》文中所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⑦在茶成为宋代全社会普遍接受的饮料的前提下，它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多的关联，出现不少与茶相关的社会现象、习俗或观念，如客来敬茶的习俗、将茶用于婚姻诸步骤的习俗，重视茶与养生的关系，清楚地辨别茶与酒之间的关系，茶肆成为社会

① 见闵泉《湖州发现东汉晚期贮茶瓮》，《中国文物报》1990年8月2日第1版。

② 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

③ 顾炎武在《唐韵正》卷四中记述道：“愚游泰山岱岳，观览唐碑题名，见大历十四年（779）刻茶药字，贞元十四年（798）刻茶宴字，皆作茶……其时字体尚未变。至会昌元年（841）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855）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应该说顾炎武看到了在开元以后茶茶二字并用的情况，但他却忽视了茶字在开元时业已存在的事实。《茶经》卷上《一之源》中“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下有注云：“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

④ 《旧唐书》卷一七三《李珣传》。

⑤ 《盱江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十》。

⑥ 《梦梁录》卷一六《盞铺》。

⑦ 《临川集》卷七〇。

中一个专门的服务性行业，等等。种种观念与习俗不仅为宋代形成空前繁荣的茶文化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们自身也成为宋代茶文化多姿多彩的现象之一，同时它们一起极大地丰富了宋代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

由于茶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宋代的茶叶经济也空前繁荣，政府为管理茶叶经济设置了多种茶政机构，制定了很多茶法，并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而经常修订茶法。在文化领域，宋代茶书专门著作也呈现了中国茶叶著述史上的一个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可考的茶书共有三十部，远远超过唐五代时期的十二部。它们较详细地记录了宋代代表性茶饮茶艺方式，以及一些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所有这些，都使得茶业成为研究宋代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的良好的切入点。

同时，茶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唐中期以前，茶叶的主导形式是饼茶，主导食用方式是夹杂他物煮羹为饮，在陆羽《茶经》提倡之后，单纯煎煮末茶渐渐成为主导方式，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僖宗供奉物中有唐代宫廷茶具：茶罗、茶碾、银则、长柄勺、大小盐台、银火箸、玻璃茶碗、茶柘、秘瓷茶碗等，都是《茶经》所列二十八件茶具中的器物，表明唐皇室也使用这种饮茶方式。但在同时，全国不同地区依然还共存着多种与之不同的饮茶方式。入宋，茶叶的形式有片茶（即饼茶）、散茶（即叶茶）两种，以饼茶为主导形态，而主导饮用方式则以末茶点饮不夹杂任何他物也不入盐的方式为代表，与之相关的是出现了以建窑兔毫盏等器物为代表的宋代茶具。同时在四川等地区则有加入姜盐等物的饮用习俗，而这在点试上品片茶时绝对不能使用。明以后，叶茶成为茶叶的基本形态，瀹泡法成为基本的饮茶方式并一直沿用至今，而茶具也转向以茶壶等为代表的系列。除了偶尔也有文人以末茶茶艺作为雅玩之外，末茶茶艺基本上就走出了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轨道。

与茶有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现象，那就是茶往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现在茶道文化已经成为日本文化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性文化现象，而在日本茶道文化的发生和出现之初，唐、宋两代对其都有影响，在日本茶道文化与唐、宋茶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日本茶道与宋代茶文化之间的关系更近。

以上所有这些，使得茶与宋代社会诸方面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去探讨的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课题。

既往有关宋代茶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了茶叶经济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茶文化受到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但基础性研究工作却相对薄弱。唐以来各历史时期茶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茶叶生产制造的过程步骤、茶叶形态、各历史时期的茶饮茶艺方式及主导方式、茶艺用具及主导茶器具等，都需要认真研究加以厘清；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与茶有关的习俗、观念、茶饮料业，以及社会中形成的与茶有关的诸种文化现象真实状况，都需要客观论定；此外，虽然茶文化界一致认为茶在唐后期传入日本，但对于究竟何时何种茶艺与日本茶道有着渊源关系却尚不完全清楚，还需仔细予以辨别这一文化交流问题。

所以笔者选择《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这一课题，意在梳理宋代茶艺、茶文化及茶文化交流的基本脉络，探究宋代社会生活中的茶文化生活，为社会生活史及茶文化史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本书试图通过对宋代丰富复杂的茶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以及不同时代茶文化现象的比较，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理解中国茶文化，以此阐明宋代末茶茶艺在中国茶文化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并且仔细分辨宋代不同地区的多种茶饮方式与主导茶艺形式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而以主导茶艺为主线来说明宋代的茶文化，力图为宋代茶文化勾勒出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概貌。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不局限于正史中的材料，广泛利用了宋人笔记和诗词、书画等艺术作品，尽量捕捉散存于其中的零星材料。本书也不局限于文献资料，还广泛收集有关的考古和实物资料，通过文献与实物的互相比对，力图有所发明。此外，也尽量搜集、考订、利用宋代中日间茶文化交流在日本茶道中保存的中国茶文化材料。即便如此，相关材料的缺乏仍然是本课题面临的最大困难，一些重要问题由于相关材料的不足，无法进行透彻的研究与说明。当然，宋人传今的文献极为浩瀚，虽然已经尽力搜罗，但囿于才学识见，仍然难免挂一漏万。期待日后能有更多的发现。

目 录

| | |
|----------|-----|
| 序论 | (1) |
|----------|-----|

第一编 宋代茶艺

| | |
|------------------------|------|
| 第一章 宋代的茶叶制造 | (3) |
| 第一节 采茶时间与上品茶的理念 | (3) |
| 第二节 茶叶生产工序 | (8) |
| 第三节 唐宋上品茶观念的影响 | (13) |
| 第四节 成品茶叶的鉴别与保藏 | (17) |
| 第二章 宋代的茶饮技艺 | (24) |
| 第一节 点茶技艺 | (24) |
| 第二节 分茶与斗茶 | (31) |
| 第三节 宋代末茶茶艺消亡的原因 | (38) |
| 第三章 宋代茶具 | (42) |
| 第一节 别具风格的宋代茶具 | (43) |
| 第二节 宋代茶具在茶具史中的地位 | (65) |

第二编 茶与宋代政治生活

| | |
|------------------|------|
| 第四章 贡茶 | (87) |
| 第一节 北苑官焙贡茶 | (87) |

2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

| | |
|-------------------------|--------------|
| 第二节 一般贡茶 | (111) |
| 第五章 赐茶 | (116) |
| 第一节 赐大臣将士 | (117) |
| 第二节 赐僧道庶民 | (124) |
| 第三节 赐四裔 | (127) |
| 第六章 茶与政府仪礼 | (132) |
| 第一节 茶礼与相权 | (132) |
| 第二节 政府常规茶礼仪 | (136) |

第三编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

| | |
|-----------------------------|--------------|
| 第七章 茶与日常生活 | (149) |
| 第一节 茶与生活习俗 | (149) |
| 第二节 茶肆与市民社会生活 | (161) |
| 第三节 茶事之社会服务 | (169) |
| 第四节 茶 会 | (170) |
| 第八章 茶与宋代宗教生活 | (172) |
| 第一节 宗教对宋代茶业的贡献 | (172) |
| 第二节 茶与宋代宗教生活 | (177) |
| 第三节 《禅苑清规》与丛林茶礼 | (183) |
| 第四节 宋代佛教与茶文化往日本的传播 | (199) |
| 第九章 宋代社会有关茶的观念 | (209) |
| 第一节 茶与社会人生 | (209) |
| 第二节 茶与酒 | (213) |
| 第三节 茶与养生 | (215) |
| 第四节 其 他 | (217) |

第四编 茶与宋代文化

| | |
|---------------------------|-------|
| 第十章 宋代茶书 | (221) |
| 第一节 宋代的茶书 | (222) |
| 第二节 宋代茶书研究 | (229) |
| 第三节 宋代茶书与中国茶文化史 | (234) |
| 第十一章 茶与宋代诗词 | (238) |
| 第一节 茶成为两宋诗词中的一种重要意象 | (238) |
| 第二节 诗词中的宋代茶艺 | (244) |
| 第三节 茶诗词中的宋代文化生活 | (252) |
| 第十二章 茶与宋代书法绘画 | (257) |
| 第一节 茶与宋代绘画 | (258) |
| 第二节 茶与宋代书法 | (271) |
| 简短的结论 | (286) |
| 图目录 | (289) |
| 参考文献 | (293) |
| 再版后记 | (301) |

第一编 宋代茶艺

作为一种物质消费方式，茶艺必然随着茶叶生产制作方式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同时，作为与精神文化密切相关的物质消费，茶艺又必然随着人们精神与价值之取向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标准的变化，也必然对茶艺的审美趣味与鉴赏标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茶叶生产制作方式变化与社会精神价值取向变化的共同作用下，相对唐代而言，宋代茶艺在茶叶生产的某些过程、成品茶叶样式、点茶技艺、茶艺器具、鉴赏标准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都远比唐代精细，使宋代成了中国茶文化史上风格极为鲜明的一个历史时期，在中国茶文化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对日本茶道的形成有着深切的影响。

第一章 宋代的茶叶制造

第一节 采茶时间与上品茶的概念

任何一种产品，由于其原材料及加工工艺的不同，品质都会有高低上下之分；而与农业产品有关的几乎所有产品，原材料的品质都至为重要。未经加工即进入销售和消费领域的农产品，除产地这一非人力所能为的因素外，与其品质相关的重要参数几乎都是生长期、季节等农业化的指数，其中的植物产品，更是以生长时期、采摘时间等为评判的标准。

作为一种农作物，茶叶具有自己特定的栽培、生长、收获期。在中国很多产茶区，采茶时间都分为春秋两季，而且在观念上人们都极注重春茶，如邵晋涵《尔雅正义》释木第十四“檟”条云：“以春采者为良。”这点从古至今并无多大改变。所以一般论述中所指的皆是春茶。

古人已经意识到了因采茶时间早晚先后而形成的茶叶之间的区别，郭璞注《尔雅》“檟”云：“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① 称呼的不同表明古人对采茶时间不同而致茶叶具有不同品性的认识。但是，直接以采茶时间的早晚来品第茶叶的品次的观念，却不是从茶开始进入饮食领域时就同步出现的。至今愈演愈烈的春茶贵早的观念，在唐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表现，而是在唐末五代时出现，在宋代形成并且在宋代就发展到农耕社会的极致。

唐时，“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②，也就是现今公历的三月中下旬至五月中下旬，对于所采之茶的品质，并无早即是好的想法，而

^① 《尔雅注疏》卷九。

^② 陆羽：《茶经》卷上《三之造》。明代张谦德等人也著有《茶经》，此后引注《茶经》，除注明作者外，皆为陆羽《茶经》。

4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

是注重茶叶自身的生长状况，选取采摘的标准是茶叶要长得健壮肥腴，所谓“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①。

唐人言茶，“以新为贵”^②，但对春茶的时间并无特别的讲究。杨晔《膳夫经手录》在言及唐代名茶蒙顶茶时说：“春时，所在吃之皆好。”而且这蒙顶茶也是谷雨（4月20日^③）之后才开始采摘的，大规模采摘更可能要迟至“春夏之交”。从晚唐诗人卢仝起，人们开始将茶之贵与时间联系在一起：“天子未尝阳羨茶，百草不敢先开花。”^④但也只是表明了“茶称瑞草魁”^⑤的观念，并无以时间之先后品第茶叶的意思。到僧齐己写茶诗《咏茶十二韵》“甘传天下口，贵占火前名”及《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高人爱惜藏岩里，白碾封题寄火前”^⑥时，人们已经开始将时间较早的“火前”茶看成较好的茶叶了。

最晚到五代时，人们就已经开始用时间先后来品第茶叶品质了，如毛文锡《茶谱》中言：“邛州之临邛、临溪、思安、火井，有早春、火前、火后、嫩绿等上中下茶。”但仍未认为时间越早茶叶就越好。当时人们认为从时间上来论最好的茶叶是采摘制造于某个特定时间的，如“龙安有骑火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后作也。清明（4月5日）改火，故曰骑火”^⑦。

北宋初，品质好的茶叶与唐末、五代相同，仍然是“采以清明”^⑧，以“开缄试新火”^⑨即明前茶为贵。但由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皇帝本人开始亲自关心过问贡茶，太宗及其后各朝皇帝对贡茶的重视，刺激了宋代贡茶制度的急剧发展，主持贡茶的地方官员竞相争宠贡新，“人情好先务取胜，百物贵早相矜夸”^⑩，致使每年首批进贡新茶的时间越来越

① 《茶经》卷上《三之造》。

② 刘禹锡：《代武中丞谢赐新茶》，见《全唐文》卷六〇二。

③ 节气下所注阳历月日，历年同一节气最多只有前后一天之差。

④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全唐诗》卷三八八。

⑤ 杜牧：《题茶山》，《全唐诗》卷五二二。

⑥ 见《全唐诗》卷八四三、卷八四六。

⑦ 毛文锡：《茶谱》。明代朱权、钱椿年等人亦都著有《茶谱》，此后引注《茶谱》除注明作者外，皆为毛文锡《茶谱》。

⑧ 宋祁：《甘露茶赞》，见《景文集》卷四七。

⑨ 丁谓：《煎茶》，见《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六。《全宋诗》卷一〇一“新火”作“雨前”。

⑩ 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全宋诗》卷二八八。

越早。至仁宗朝，官焙茶已经以“近社”为佳：“破春龙焙走新茶，尽是西溪近社芽。”^①民间好茶亦以社前为佳：“黄蜡青沙未破封，已知双井社前烘。”^②到北宋中后期，上品茶的时间概念已从清明之前提前到了社日^③之前，因为北苑官焙常在惊蛰（3月5日）前三日兴役开焙造茶（遇闰则后二日），“浹日乃成，飞骑疾驰，不出中春（春分，3月20日前后），已至京师，号为头纲”^④。

惊蛰是万物开始萌发的时节，在中国南方温暖的福建，如建安北苑壑源，茶叶自惊蛰前十日就开始发芽，以惊蛰为候采摘茶叶，倒也不悖于物候之理。

与惊蛰采摘茶叶相关的，还有一个民俗文化学的现象——喊山，这是一个与西方复活节顺势巫术民俗相类似的、春天万物复苏的民俗。先春（春分前）喊山，即在惊蛰前三天开焙采茶之日，凌晨五更天之时，聚集千百人上茶山，一边击鼓一边喊：“茶发芽！茶发芽！”《宋史·方偕传》记曰：“县产茶，每岁先社日，调民数千，鼓噪山旁，以达阳气。”虽然仁宗年间方偕知建安县时，“以为害农，奏罢之”^⑤。但似乎在方偕之后，喊山的习惯并未停息，只是此后喊山的人数不再像此前有数千人之多，一般都在千百人左右。据《文昌杂录》卷四载：“建州上春采茶时，茶园人无数，击鼓闻数十里。”欧阳修有多首茶诗记叙了此事：“溪山击鼓助雷惊，逗晓灵芽发翠茎。”^⑥“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万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树（茶树）先萌芽。乃知此为最灵物，宜其独得天地之英华。”^⑦

因北苑茶在惊蛰前就发芽，不同于其他众多的植物，喊山就成了摘茶前的一个重要的民俗仪式。茶树似乎是被“茶发芽”的喊山之声喊醒而发芽的，采茶人也被这种由自己作出的、在世界很多民族中流行甚久并形成多种传统的或民俗的文化现象的顺势巫术所激发，更加认定茶是一种有

① 蔡襄：《和杜相公谢寄茶》，《端明集》卷六。

② 王庭珪：《向文刚读书斋试双井茶有怀黄超然》，《卢溪文集》卷十三。

③ 社日是古时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汉以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开始有秋社。周代本用甲日，自宋代起，以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日。本文言茶时一般都指春社。

④ 参见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开焙》中也有相似记载。

⑤ 《宋史》卷三〇四。

⑥ 《和梅公仪尝茶》，《全宋诗》卷二九三。

⑦ 《尝新茶呈圣俞》，《全宋诗》卷二八八。

灵之物。这种认识当是宋人对茶之精神、文化品性认识的深层次的基础性的认识。

不过，到北宋末年熊蕃写《宣和北苑贡茶录》时，喊山的民俗文化意义似乎已经隐褪，退而变成了纯粹的上工号子。如熊蕃《御苑采茶歌十首》（初未编入《宣和北苑贡茶录》，熊克增补时编入）之第一首云：“伐鼓危亭惊晓梦，嗥呼齐上苑东桥。”击鼓上工。第四首云：“一尉鸣钲三令趣，急持烟笼下山来。”并有自注曰：“采茶不许见日出。”鸣锣收工。

这里的伐鼓嗥呼上山，不再被我们理解为喊山，是因为至南宋中期同在北苑执事的赵汝砺对此事有同样而且更为明确的记载：“每日常以五更挝鼓，集群夫于凤凰山（自注：山有打鼓亭），监采官人给一牌入山，至辰刻复鸣锣以聚之，恐其逾时贪多务得也。”^①很明显确是打鼓上工、鸣锣收工。

喊山这一民俗文化含义的隐褪，当和北苑官焙茶工所受负担与压迫日益加重有关。随着北苑贡茶量的年年加码，茶工的劳动强度显著加强，日采茶时间固定、有限而要求采茶量日益增大，采茶成为一项不堪承受的重负，而不再是一件富有创造性和富有情趣的事，喊山之声日渐消息，代之而响的，是驱赶人们上工、收工的锣鼓之声。

从喊山的变化，也可以预见经过元代这一贡茶顺延期，到明初时，明太祖为蠲免茶工的负担，而下诏罢贡团茶的历史背景之先声。

另外，喊山祈愿的民俗内涵在后代被礼仪化的祭祀程式包纳。元代官茶园移至崇安县武夷山，新官焙继承了建安北苑的喊山之习，但有所变通。至顺三年（1332），建宁总管暗都刺“于东皋茶园之隙地，筑建坛禅，以为祭礼之所。庶民子来，不日而成，台高五尺，方一丈六尺，亭其上，环以栏楯，植以花木”^②。从此，喊山与有司的开山祭祀即在喊山台举行。清周亮工《闽小记》记元明时的武夷御茶园时记曰：“御茶园在武夷第四曲，喊山台、通仙井俱在园畔。前朝著令，每岁惊蛰日，有司为文祭祀。祭毕，鸣金击鼓，台上扬声同喊曰‘茶发芽’。”周亮工还在其《闽茶曲》中专门记叙此事：“御茶园里筑高台，惊蛰鸣金礼数该。那识

① 《北苑别录·采茶》。

② 暗都刺：《喊山台记》，明喻政《茶集》卷之上，平安考槃亭藏本。

好风生两腋，都从着力喊山来。”^① 从中我们不难领略到民俗的生命力。

惊蛰成为宋代茶叶采摘的季节之候以后，除去徽宗宣和年间的一段时间外，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后期的头纲贡茶时间皆在春分或春社社日之前^②。茶贵社前，成为宋代人们品定上品茶与时间相关的主要观念。如“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③。又“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其次则火前，谓寒食前也；其下则雨前，谓谷雨前也”^④。

徽宗宣和年间，茶叶以早为贵，曾一度过分发展，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居然在头一年的腊月贡头纲茶，在冬至（12月22日）时就能吃到来春新茶！这种茶是以人力培育出来的，“或以小株用硫磺之类发于荫中，或以茶籽浸使生芽”，不仅“反不近自然”，而且大抵掺假，“十胯中八分旧者，止微取新香之气而已”^⑤。

幸好人们对于新茶品味时间愈早愈好的偏好，有对于茶叶物性的理性认识作为纠偏机制，新春新茶早到头年腊月的事情，在北宋徽宗之后则再也没有一味盲目坚持下去。此后，宋代上品茶从时间上来论一直都是社前、火前、雨前。明初诏罢北苑贡团茶之后，社前的观念也随之消隐，而火前（或明前）、雨前茶的观念则一直沿用至今。

上品茶贵早，是在农耕社会中经济匮乏下“物以稀为贵”观念的一个典型产物，这是因为节令越早，某种特定农产品的出产量就越少。宋代上品茶时间没有一味地以早为贵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农业产品，它的最终产品形式是要经过加工的，其品质的高低还要看它的加工工艺及人力、技术与财力的投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加工附加值。这些将在下一节展开论述。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宋代形成一种有别于唐代的、更为精致的茶文化现象，从采茶这一工序的时间选择上就开始了。

① 《闽小纪》卷一。

② 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其日适在春分前后。如1997年，春社在3月17日，春分在3月20日。

③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

④ 参见王观国《学林》卷八《茶诗》。《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记建宁腊茶亦有类似记载：“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

⑤ 参见庄绰《鸡肋编》卷下及《铁围山丛谈》卷六。